

文坛永记“巴蜀鬼才”

□王永福

著名的剧作家、辞赋家、杂文家，中国文坛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魏明伦，不久前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告别了读者和观众。

“没有白活的人，值得研究的鬼”，这是魏明伦生前写就的墓志铭，留给后来人深深的思索。他去世后捐献了眼角膜，把爱和光明永留人间，还留下了未完成的剧作和读者对他的期盼。

魏明伦生前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：

他是“中国作家中唯一没拿到小学毕业证的小学肄业生”，却以足够的底气、非凡的成就证明了“没有文凭不代表没有文化”。

他7岁学艺，9岁登台。初次登台就一炮走红，传遍大街小巷，家家户户都知道魏家出了个戏曲小天才。

他没有系统学过戏剧理论，却从16岁就自编、自导、自演《冲霄

楼》，在自贡川剧团先后任演员、导演、编剧，为川剧事业作出突出贡献，并获得终身成就奖。

他除了写戏曲文学剧本，还兼写杂文、辞赋，而且卓有成就，并跨界文学、戏剧两个领域，让人刮目相看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出版的杂文集《巴山鬼话》，名篇《雌雄论》《毛病吟》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广为传诵，令笔者这个曾任市杂文学会会长，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的杂文作者感到汗颜。魏明伦的挚友、著名作家冯骥才著文称赞道：“明伦是我一说起就非常仰视的人物。”魏明伦作为川剧的编剧、导演和演员，更彰显了他的文学才华。他善于创新和出奇制胜，对于文化艺术和社会现象有独到的见解和一针见血的犀利评论，富有创见和先见之明。他的成功秘诀是：喜新不

厌旧、得寸进尺、见利忘义、无法无天。他解释道：“喜新不厌旧”是创新不守旧；“得寸进尺”是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，永远向更新的目标努力；“见利忘义”是眼中有利于时代的要求，有利于观众的追求，没有僵化、陈腐的教条；“无法无天”是不受陈旧的条框束缚，大胆突破，勇于创新。魏明伦总是以独到的见解、有创造性的观点，让同行和广大读者大开眼界、大长见识，提高了他们的欣赏水平和创造能力。

这就是魏明伦之所以能在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，超群出众，独领风骚，成为戏剧、杂文大家，并能歌赋，壮美辞章，酣畅文字，精绝戏文，被誉为“巴蜀鬼才”的天赋和根基，永远值得后来人推崇效法的原因所在。恰如魏明伦的挚友、著名作家冯骥才在追忆魏明伦的悼文所称道的“作品长存，文坛永忆”。

平淡的日子幸福地过

□鲁从娟

小区里有位清洁工，是一位60左右岁的老大姐。她每天哼着小曲儿在小区内“巡逻”，发现一点垃圾就用镊子捡起。大风把一个塑料袋刮到灌木上，她举起镊子贴着脚尖也得弄下来。不忙的时候，她就在小区广场跳上一段广场舞，或捏着兰花指唱一段京剧，虽然达不到字正腔圆，但是很投入。那悠闲的状态，好像满小区里的人都不如她幸福。有天下午，我路过清洁工休息的小屋子，看到老大姐正坐在门口，从一捧鲜花里挑选了几枝还鲜活的红玫瑰，插在一个装满水的罐头瓶里。一看就知道，这花一定是别人丢的，她清扫的时候捡起来，宝贝一样明媚着她的日子。尽管生活忙碌，可她依然有兴致去发现一枝花的美好。平淡的日子被她过得幸福满满。

小区外面的小市场上有家水果店，店主是一位大姐。大姐说话和风细雨，从没见她对顾客厌烦过。大姐很爱美，喜欢穿裙子，每天都化着淡妆。记得去年都下小雪了，她还穿着厚实的长裙，搭配短款貂皮上衣、半跟小皮靴。冬天，水果不往外摆，在店内经营，门外的几盆花也都搬进店里去了。现在，那盆大红月季正绚烂地开满枝头。大姐喜欢花，平日里水果摊上经常会有一束鲜花存在，插在瓶子里面。花香，水果香，让顾客很舒适。大姐的儿子在杭州安了家，有点房贷，大姐和

爱人帮着还完了。大姐的水果店不大，临街，穿过一条窄马路就到家了。每天早晨，她老公去批发市场把水果拉回来，就上班去了。她就和她的小泰迪，还有那些花，伴着水果的香甜，开启了一天平淡日子里的幸福生活。

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我不时地抬头看看窗外绿化带里盛开的花。刚开春时，迎春花顶着春寒率先开出一簇簇温婉的鹅黄。紧接着，玉兰、丁香、美人梅、紫荆花等次第绽放。我经常一边操刀弄铲，一边探头赏花。饭菜里融入了花香，人也幸福得像花儿一样。赏个花就觉得很幸福吗？是的。我打从小就喜欢花，跟着母亲在山上干活，也不忘采一把野花带回家，插在玻璃瓶里养着。小小野花，满屋生香，心情也灿烂得想要起舞。我家的院子很大，却养不了花，因为满院子的鸡兔羊鸭会搞破坏，给你霍霍得片叶不留。街道路边，几乎看不到一棵花，村里养花的人家也不多。那时的日子不富裕，人们光顾着解决温饱问题了，哪里还能顾得上莳花弄草。如今，出门便是满眼繁花，契合了当今时代的繁荣昌盛。春花烂漫时，路边、公园里、小区绿化带——走到哪都是花。樱花、碧桃、榆叶梅、海棠、郁金香、玫瑰、月季等，一波一波地开放，一枝枝、一簇簇、一片片，姹紫嫣红，热烈繁盛，把世界装扮得绚丽多彩，把日子点缀得花团锦簇，幸福感满满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走在夏日的黄昏，追逐着夕阳的脚步，欣然抬头，放眼西望，总感觉夕阳在微笑。那是诱人的浅浅微笑。我的目光越是专注，那种视觉感越是明显。“好看落日斜斜处，一片春岚映半环”。既然有如此美景入目，索性停下脚步，站在高高的罗山之巅，和夕阳来个不请之约，不失为一幸事。

闪耀光芒的太阳，虽然忙碌了一天了，但是丝毫不显倦怠，依然光焰十足。此刻，它挂在空中，变成了一个淡淡的黄球，更像是一个圆圆的大金盘。渐渐地，淡黄的颜色开始加深，开始略显红色。这时候，太阳的光芒不再那么刺眼了，视觉也随之变得舒服温柔。大约过了一刻钟吧，火红的太阳接近了地平线，天边顿时燃起了一大片似

火红霞，宛如千面红旗在飘展。很快的，太阳就触碰到了地平线，金盘般的太阳只剩半个脸了。这次，它好像迟疑了，停滞在那里。也许它是在流连美景，也许是在等待晚霞美女的出现，又好像在等着跟我说“再见”。

此时的夕阳好似淑女在空中漫

步，显现出独特的温柔、恬静、典雅的魅力。突然，她的脸颊爬满了淡淡的红晕，变得矜持而又妩媚。我的目光越是专注，那种视觉感越是明显。“好看落日斜斜处，一片春岚映半环”。既然有如此美景入目，索性停下脚步，站在高高的罗山之巅，和夕阳来个不请之约，不失为一幸事。

闪耀光芒的太阳，虽然忙碌了一天了，但是丝毫不显倦怠，依然光焰十足。此刻，它挂在空中，变成了一个淡淡的黄球，更像是一个圆圆的大金盘。渐渐地，淡黄的颜色开始加深，开始略显红色。这时候，太阳的光芒不再那么刺眼了，视觉也随之变得舒服温柔。大约过了一刻钟吧，火红的太阳接近了地平线，天边顿时燃起了一大片似

火红霞，宛如千面红旗在飘展。很快的，太阳就触碰到了地平线，金盘般的太阳只剩半个脸了。这次，它好像迟疑了，停滞在那里。也许它是在流连美景，也许是在等待晚霞美女的出现，又好像在等着跟我说“再见”。

此时的夕阳好似淑女在空中漫步，显现出独特的温柔、恬静、典雅的魅力。突然，她的脸颊爬满了淡淡的红晕，变得矜持而又妩媚。我的目光越是专注，那种视觉感越是明显。“好看落日斜斜处，一片春岚映半环”。既然有如此美景入目，索性停下脚步，站在高高的罗山之巅，和夕阳来个不请之约，不失为一幸事。

看着这张发黄的老照片，一段40年前的往事浮现在眼前。那是1986年的元旦，我们学校所在的东昌府古城刚下过一场小雪，地面一片莹白。那时的我们刚上大一，男生宿舍在一排平房中，8个人一间。

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就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后来见过的资料显示，那年全国一共招收61万名大学生，一个村子还考不上一个，三里五村哪一家孩子考上了，都争相传诵，考大学的难度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刚迈进大学校门半年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到元旦了还没从美梦中走出来。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新年晚会，大家那个兴奋啊，班里一位男生甚至端起一把椅子当舞伴，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。闹腾到半夜，累了，熬夜了，新年那个早晨起床就比往常要晚。我们宿舍的8个人躺在床上，醒来继续“卧谈”，忘记了是谁提议：第一年上大学，咱们宿舍一起到学校大门口的照相馆照个合照吧。大家一拍即合，都开始起床洗漱，一起准备去照相。那个时候月照相是稀罕事，不是重大场合和重要事情，一般人很少照相，而且拍的都是黑白照片。既然是纪念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，照相自然要穿正装，照片上的我们都是身着西装革履。其实，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西服，我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穿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给我准备了两身春秋的新衣服：一套草绿色的确良，一套蓝色涤卡。照片中，我身上那套浅蓝色西服，还是我父亲刚发的厂服。这是他按照我的身材订制的，我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这么精神的西服。我们宿舍的其他七位同学也都是第一次穿西服。来自鲁西南的老人，就是前排那位穿深灰色衣服、看起来很老成的大哥，他是前些日子到自由市场低价买了一套，因为太便宜，布料质量有点差，衣服看起来皱巴巴的。别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小白褂，脖子上扎着领带，看起来挺精神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当时还真不舍得买领带和小白褂。脖子上扎的那领带叫“易拉得”，就是往脖子上一套、拉上拉链就可以的那种简易领带，很便宜，好像2元左右一条；小白褂也不是真的，就有一个小白褂领子，叫“衬领”，也便宜，2元左右一个。这个的好处是可以买几条换着用，男生油多，领口爱脏，省得洗衣服了。那时候还兴长头发。照片中，我们的头发都比较长，宿舍里爱漂亮的同学，常对着小镜子使劲梳头发。经过一番忙碌，到大半上午，我们终于到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珍贵且唯一的宿舍“全家福”。

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就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后来见过的资料显示，那年全国一共招收61万名大学生，一个村子还考不上一个，三里五村哪一家孩子考上了，都争相传诵，考大学的难度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刚迈进大学校门半年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到元旦了还没从美梦中走出来。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新年晚会，大家那个兴奋啊，班里一位男生甚至端起一把椅子当舞伴，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。闹腾到半夜，累了，熬夜了，新年那个早晨起床就比往常要晚。我们宿舍的8个人躺在床上，醒来继续“卧谈”，忘记了是谁提议：第一年上大学，咱们宿舍一起到学校大门口的照相馆照个合照吧。大家一拍即合，都开始起床洗漱，一起准备去照相。那个时候月照相是稀罕事，不是重大场合和重要事情，一般人很少照相，而且拍的都是黑白照片。既然是纪念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，照相自然要穿正装，照片上的我们都是身着西装革履。其实，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西服，我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穿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给我准备了两身春秋的新衣服：一套草绿色的确良，一套蓝色涤卡。照片中，我身上那套浅蓝色西服，还是我父亲刚发的厂服。这是他按照我的身材订制的，我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这么精神的西服。我们宿舍的其他七位同学也都是第一次穿西服。来自鲁西南的老人，就是前排那位穿深灰色衣服、看起来很老成的大哥，他是前些日子到自由市场低价买了一套，因为太便宜，布料质量有点差，衣服看起来皱巴巴的。别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小白褂，脖子上扎着领带，看起来挺精神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当时还真不舍得买领带和小白褂。脖子上扎的那领带叫“易拉得”，就是往脖子上一套、拉上拉链就可以的那种简易领带，很便宜，好像2元左右一条；小白褂也不是真的，就有一个小白褂领子，叫“衬领”，也便宜，2元左右一个。这个的好处是可以买几条换着用，男生油多，领口爱脏，省得洗衣服了。那时候还兴长头发。照片中，我们的头发都比较长，宿舍里爱漂亮的同学，常对着小镜子使劲梳头发。经过一番忙碌，到大半上午，我们终于到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珍贵且唯一的宿舍“全家福”。

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就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后来见过的资料显示，那年全国一共招收61万名大学生，一个村子还考不上一个，三里五村哪一家孩子考上了，都争相传诵，考大学的难度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刚迈进大学校门半年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到元旦了还没从美梦中走出来。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新年晚会，大家那个兴奋啊，班里一位男生甚至端起一把椅子当舞伴，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。闹腾到半夜，累了，熬夜了，新年那个早晨起床就比往常要晚。我们宿舍的8个人躺在床上，醒来继续“卧谈”，忘记了是谁提议：第一年上大学，咱们宿舍一起到学校大门口的照相馆照个合照吧。大家一拍即合，都开始起床洗漱，一起准备去照相。那个时候月照相是稀罕事，不是重大场合和重要事情，一般人很少照相，而且拍的都是黑白照片。既然是纪念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，照相自然要穿正装，照片上的我们都是身着西装革履。其实，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西服，我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穿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给我准备了两身春秋的新衣服：一套草绿色的确良，一套蓝色涤卡。照片中，我身上那套浅蓝色西服，还是我父亲刚发的厂服。这是他按照我的身材订制的，我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这么精神的西服。我们宿舍的其他七位同学也都是第一次穿西服。来自鲁西南的老人，就是前排那位穿深灰色衣服、看起来很老成的大哥，他是前些日子到自由市场低价买了一套，因为太便宜，布料质量有点差，衣服看起来皱巴巴的。别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小白褂，脖子上扎着领带，看起来挺精神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当时还真不舍得买领带和小白褂。脖子上扎的那领带叫“易拉得”，就是往脖子上一套、拉上拉链就可以的那种简易领带，很便宜，好像2元左右一条；小白褂也不是真的，就有一个小白褂领子，叫“衬领”，也便宜，2元左右一个。这个的好处是可以买几条换着用，男生油多，领口爱脏，省得洗衣服了。那时候还兴长头发。照片中，我们的头发都比较长，宿舍里爱漂亮的同学，常对着小镜子使劲梳头发。经过一番忙碌，到大半上午，我们终于到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珍贵且唯一的宿舍“全家福”。

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就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后来见过的资料显示，那年全国一共招收61万名大学生，一个村子还考不上一个，三里五村哪一家孩子考上了，都争相传诵，考大学的难度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刚迈进大学校门半年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到元旦了还没从美梦中走出来。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新年晚会，大家那个兴奋啊，班里一位男生甚至端起一把椅子当舞伴，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。闹腾到半夜，累了，熬夜了，新年那个早晨起床就比往常要晚。我们宿舍的8个人躺在床上，醒来继续“卧谈”，忘记了是谁提议：第一年上大学，咱们宿舍一起到学校大门口的照相馆照个合照吧。大家一拍即合，都开始起床洗漱，一起准备去照相。那个时候月照相是稀罕事，不是重大场合和重要事情，一般人很少照相，而且拍的都是黑白照片。既然是纪念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，照相自然要穿正装，照片上的我们都是身着西装革履。其实，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西服，我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穿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给我准备了两身春秋的新衣服：一套草绿色的确良，一套蓝色涤卡。照片中，我身上那套浅蓝色西服，还是我父亲刚发的厂服。这是他按照我的身材订制的，我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这么精神的西服。我们宿舍的其他七位同学也都是第一次穿西服。来自鲁西南的老人，就是前排那位穿深灰色衣服、看起来很老成的大哥，他是前些日子到自由市场低价买了一套，因为太便宜，布料质量有点差，衣服看起来皱巴巴的。别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小白褂，脖子上扎着领带，看起来挺精神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当时还真不舍得买领带和小白褂。脖子上扎的那领带叫“易拉得”，就是往脖子上一套、拉上拉链就可以的那种简易领带，很便宜，好像2元左右一条；小白褂也不是真的，就有一个小白褂领子，叫“衬领”，也便宜，2元左右一个。这个的好处是可以买几条换着用，男生油多，领口爱脏，省得洗衣服了。那时候还兴长头发。照片中，我们的头发都比较长，宿舍里爱漂亮的同学，常对着小镜子使劲梳头发。经过一番忙碌，到大半上午，我们终于到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珍贵且唯一的宿舍“全家福”。

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就是“天之骄子”。后来见过的资料显示，那年全国一共招收61万名大学生，一个村子还考不上一个，三里五村哪一家孩子考上了，都争相传诵，考大学的难度可见一斑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刚迈进大学校门半年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到元旦了还没从美梦中走出来。再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新年晚会，大家那个兴奋啊，班里一位男生甚至端起一把椅子当舞伴，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。闹腾到半夜，累了，熬夜了，新年那个早晨起床就比往常要晚。我们宿舍的8个人躺在床上，醒来继续“卧谈”，忘记了是谁提议：第一年上大学，咱们宿舍一起到学校大门口的照相馆照个合照吧。大家一拍即合，都开始起床洗漱，一起准备去照相。那个时候月照相是稀罕事，不是重大场合和重要事情，一般人很少照相，而且拍的都是黑白照片。既然是纪念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元旦，照相自然要穿正装，照片上的我们都是身着西装革履。其实，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西服，我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穿。我上大学时，家里给我准备了两身春秋的新衣服：一套草绿色的确良，一套蓝色涤卡。照片中，我身上那套浅蓝色西服，还是我父亲刚发的厂服。这是他按照我的身材订制的，我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这么精神的西服。我们宿舍的其他七位同学也都是第一次穿西服。来自鲁西南的老人，就是前排那位穿深灰色衣服、看起来很老成的大哥，他是前些日子到自由市场低价买了一套，因为太便宜，布料质量有点差，衣服看起来皱巴巴的。别看我们每天都穿着小白褂，脖子上扎着领带，看起来挺精神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当时还真不舍得买领带和小白褂。脖子上扎的那领带叫“易拉得”，就是往脖子上一套、拉上拉链就可以的那种简易领带，很便宜，好像2元左右一条；小白褂也不是真的，就有一个小白